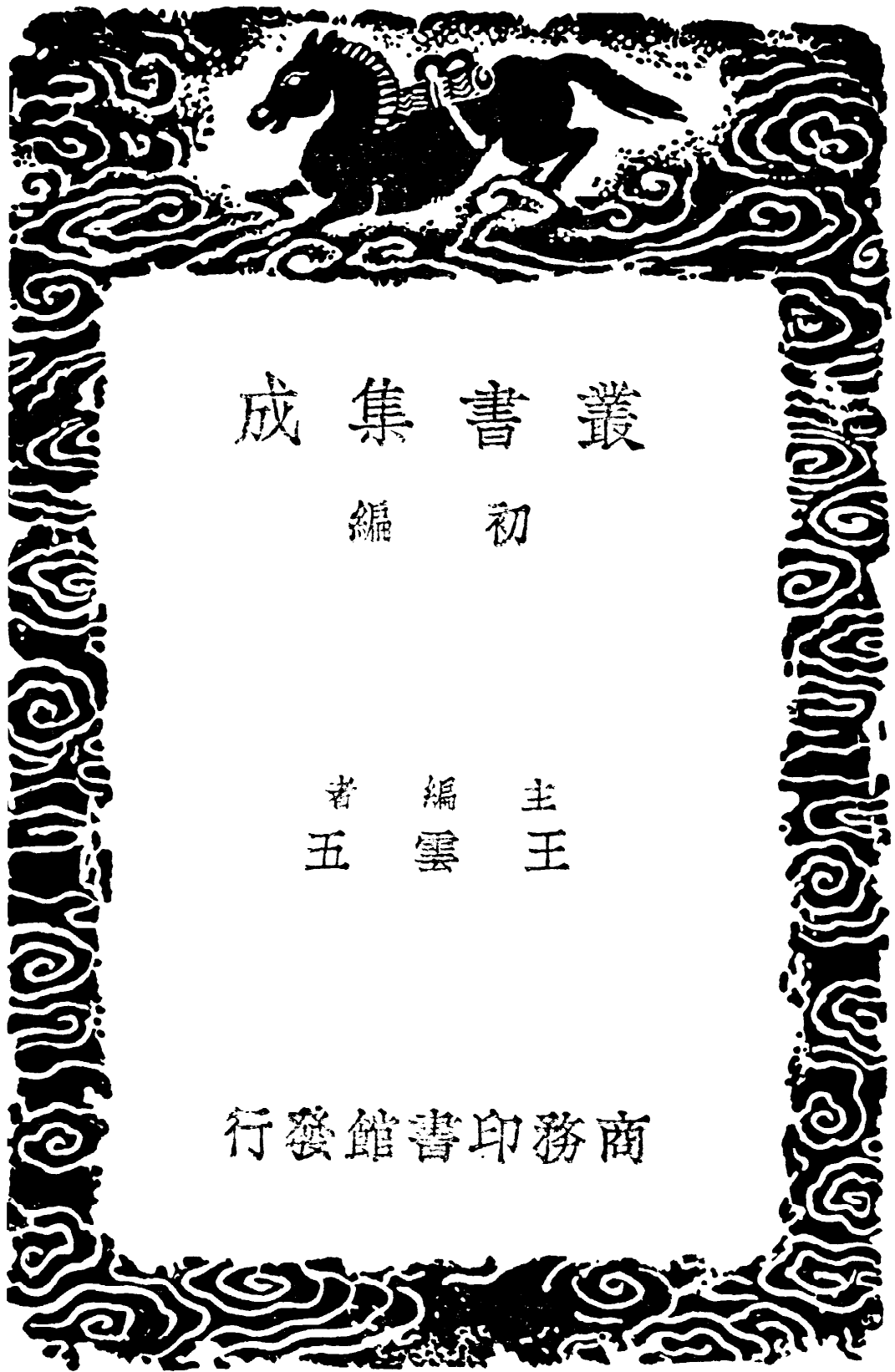


慶元黨禁
元祐黨籍碑考

附慶元偽
學逆黨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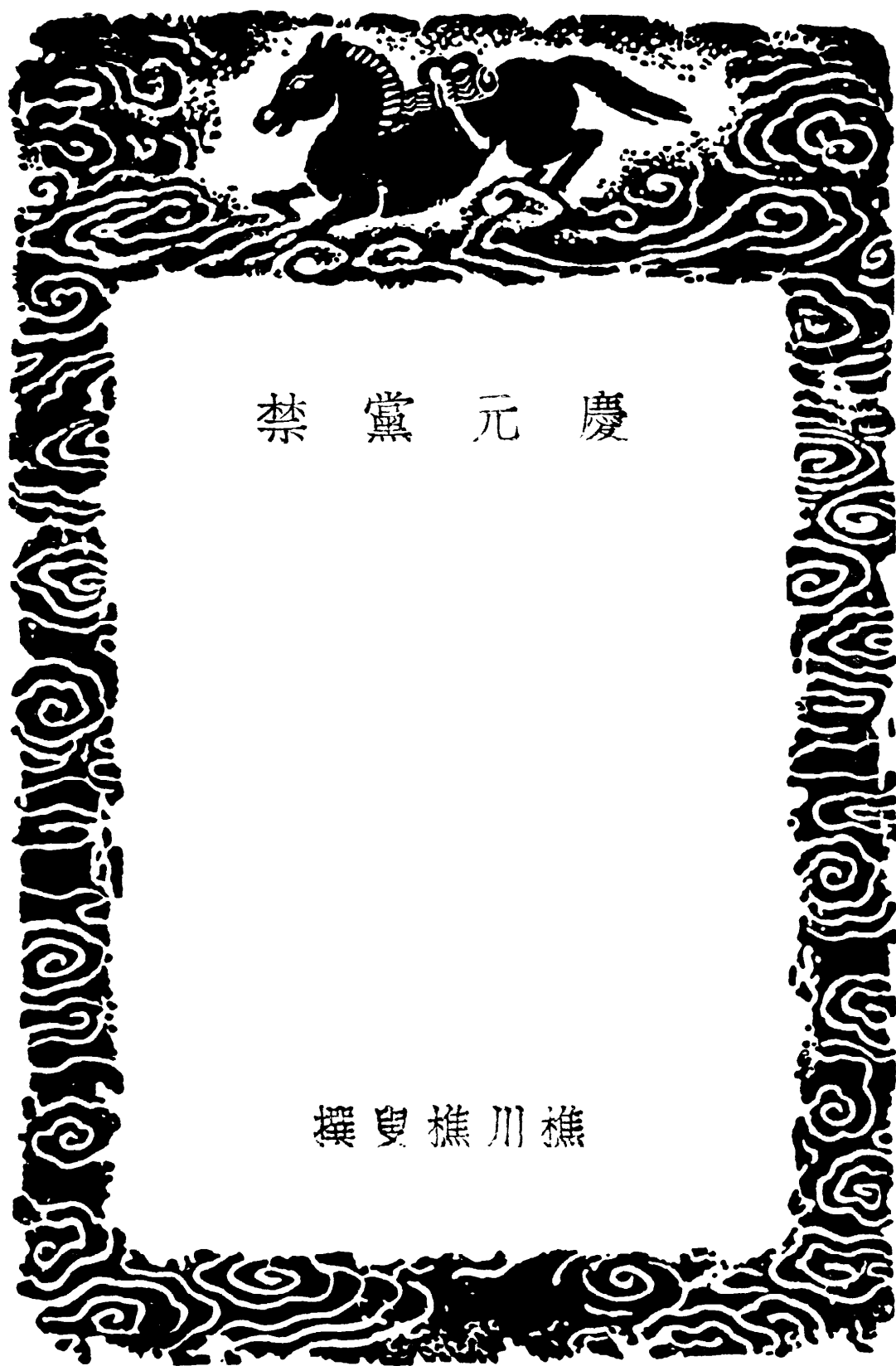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禁 黨 元 慶

撰 叟 樵 川 樵

慶元黨禁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御題慶元黨禁

宮闈通情侂冑求。慶元初、韓侂冑既專政。用京鏐、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爲鷹犬。斥逐異己者。目爲僞黨。人。武臣皇甫斌等三人。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士人則蔡元定、呂祖泰二人。皆貶斥禁錮。及鏐、澹等相繼罷死。始得追復。而正人之淪亡者已不少矣。侂冑任草小以攻僞學。終蹈誅殛。自取其罪。然跡其得志之由。則趙汝愚不能辭過。汝寧宗之立也。汝愚時知樞密院。求能通意於慈福者。侂冑稱爲太皇太后親屬。汝愚遣入白。乃因內侍關禮請得入。使諭意汝愚。其論濬定。侂冑由此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奸谀日熾。甚至竊擅兵權。交通吳曦。幾亂國是。汝愚亦因貶謫而歿。宰臣當大事。不以正道。顧乃委信僉邪。干求宮掖。費欲藉以居功。不知適以貽害。開門揖盜。誰任其咎哉。汝愚曾是失深謀。慶元黨禍延邦國。揖盜開門自有由。

慶元黨禁序

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作姦犯科。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於近習者。慮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收召羣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宮府之閒。近習竊柄。一罅弗窒。萬事瓦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淳祐乙巳至日滄州樵川樵叟序。

慶元黨禁

首末偽黨共五十九人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
饒州

留正少保觀文殿
大學士泉州

王蘭觀文殿學士
知潭州廬江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
大學士吉州

待制已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
兼侍講建州

徐誼權工部侍郎
溫州

彭龜年吏部侍郎
溫州

陳傅良中書舍人兼侍讀
兼直學士院溫州

薛叔似樞密承旨
永嘉

慶元黨禁

宋 樵川樵叟著

慶元黨禁

章穎權兵部侍郎兼
侍講婺州

鄭湜權刑部侍郎
福州

樓鑰權吏部尚書
明州

林大中吏部侍郎
婺州

黃由權禮部尚書
平江

黃黼權兵部侍郎
臨安

何異權禮部侍郎
臨安

孫逢吉權吏部侍郎
吉州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兼
侍讀蜀

呂祖儉太府寺丞
婺州

葉適太府少卿總領
淮東財賦溫州

楊芳秘書郎
汀州

項安世校書郎
荊州

沈有開起居郎
常州

曾三聘	臨江軍	鄧州	游仲鴻	軍器監簿	果州	吳獵	監察御史	軍州	李祥	國子監祭酒	常州	楊簡	國子監博士	明州	趙汝譔	添差監左	西庫	趙汝談	撫司幹官	安	陳峴	校書郎	溫州	范仲黼	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	成都	汪逵	國子司業	信州	孫元卿	國子博士	袁燮	太師博士	明州	陳武	國子正	溫州	田澹	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	南劍	黃度	右正言	紹興	慶元黨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慶元黨禁

詹體仁 太府卿

蔡幼學 福建提舉
溫州

黃灝 浙西提舉
常平茶鹽公事

周南 池州教授
平江

吳柔勝 新嘉興府教
授 宜州

李塹 校書郎
蜀

王厚之 直顯謨閣江東
提刑 紹興

孟浩 知湖州
袁州

趙鞏 祕閣修撰
知揚州

白炎震 新通判成都
府 普州

武臣三人

皇甫斌 池州都
統制

范仲壬 知金
州

張致遠 江南兵馬鈐
轄 南劍

太學生六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衡

林仲鱗

蔣傳

徐範

士人二人

蔡元定 編管道州·嘉定三年·奉聖旨特賜廸功郎·

呂祖泰 決杖·配欽州·嘉定元年奉聖旨特補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已上竝見於當時臺諫章疏

秀巖李心傳朝野雜記所編以偽學人

京鏜 右丞相洪州

何澹 樞密處州

劉德秀 諫議大夫洪州

胡紘 御史處州

慶元黨禁

慶元黨禁

倪思 尚書
湖州

李洙 正言
湖州

劉一傑 正言
婺州

施康年 正言
通州

姚愈 大諫
平江

陳賈 兵部侍郎
舒州

楊大法 侍御
婺州

張釜 大諫
鎮江

錢象祖 參政
台州

葉翥 尚書
處州

許及之 樞密
溫州

張巖 侍御
揚州

陳謙 侍御
興化軍

傅伯壽 侍郎
泉州

汪義端 中書舍人
徽州

高文虎
直院
明州

張伯垓
察院
秀州

蘇師旦
吏部
侍郎
平江

趙善堅

林采
監察
御史

沈繼祖
監察
御史
興國

丁逢川
秦都
大常州

邵褒
司直
秀州

王沈
衡州
守

錢整
衡州
守

余嘉
漳州
教授

趙師召
建功
郎

張貴謨
處州

黃掄

鄭丙
淳熙
開吏部
尚書
福州

慶元黨禁

林栗

淳熙開兵部
尙書福州

王淮

淳熙開丞
相婺州

寧宗皇帝之登極也。丞相趙汝愚時知樞密院。求能通意於慈福者。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爲親屬。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侂胄復入。使喻意於汝愚。其論遂定。侂胄繇此自謂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時汝愚方收召四方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初。上在潛邸。聞朱熹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踐阼之日。以煥章閣待制召於長沙。熹在先朝。累召不至。至輒不留。至是。卽日上道。惕然以時事爲憂。於免牘已寓其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未幾。內批逐首相。畱正。熹至上饒。聞之。益有憂色。暨對行宮使殿首奏陳之。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豐藁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又再三面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白。發侂胄之奸。適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爲計。熹累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登聞鼓院游仲鴻。汝愚客也。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以爲腹心謀事者。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又以內批斥去。熹不勝憤。遂因講畢奏疏極言之。略曰。朝廷紀綱所當嚴。今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

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治世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患。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尙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可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奈何又欲襲其迹而蹈之乎。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長久富貴之計。其實有勳勞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參稽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尙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踪。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疏入。侂冑大怒。陰與其黨謀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乃於禁中令優人效熹容止爲戲。熹惑上聽。熹時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頗見嚴憚。於是侂冑之計遂行。及熹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則內批徑下。朕憫卿耆艾。當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時紹熙五年甲寅冬閏十月十九日甲戌也。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侂冑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二十

一日侂冑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卽附奏謝。遂行。二十二日。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駟面奏。乞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二十三日。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二十四日。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二十五日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錄黃。二十七日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因講問。逐熹之驟。懇懇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時侂冑欲用優人王喜爲閣門祗候。喜卽前日效熹爲戲者。逢吉誦言將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吳獵入劄子乞留。不報。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爲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爲天下大老去之。則人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冑勢方盛。人皆爲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閒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四十有六日云。熹去。彭龜年遂徑論侂冑竊弄威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讀劄子畢。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遂得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旣而內批彭龜年與郡。節度使吳玕嘗言。時上無堅留侂冑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冑旣留。勢益張。先是侂冑恃功。意望建節。恨汝愚抑之。有怨言。僉書樞密院羅點慰解之。徐誼爲京尹。勸汝愚以節度與之。汝愚悔。遣人諭侂冑。侂冑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疎直。不虞其奸。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陳騭忽奏曰。光祖與

臣有嫌。今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冑遂以內批除謝深甫御史中丞。蓋侂冑與駁合謀已定。獨汝愚未之覺耳。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有大理寺簿劉德秀者。與侂冑深交。乃諭中司薦德秀。時近臣薦者甚衆。侂冑下內批令用中司舉者。德秀既除監察御史。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冑之人。工部尙書趙彥逾者。汝愚謀立上時。遣達意於殿帥郭果。事定。亦冀汝愚引己同升。已而止。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彥逾遂與侂冑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於上。指爲汝愚之黨。曰。老奴已去。不惜爲陛下言之。而上亦疑矣。會僉書樞密院羅點尙書黃裳卒。裳潛邸舊臣。上所倚信。點既卒。侂冑又亟擢其黨京鏜。汝愚由是益孤。至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儉附和。視正人如寇仇。衣冠之禍。自此始矣。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冑然之。慶元元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五日辛亥。遂擢其黨將作監李洙爲右正言。使擊汝愚。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右正言李洙上殿。乞罷汝愚政柄。以奠安天位。塞絕姦原。是日右丞相趙汝愚乞罷政。出浙江亭待罪。詔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李洙又乞更不宣押。是晚鎖院。二十二日戊寅。汝愚罷。古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詞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既隆翊戴之勳。尙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二十三日己卯。權兵部侍郎章穎與郡。以上疏留汝愚也。右正言李洙論其附上罔下。繼與宮觀。二十四日庚辰。工部侍郎知臨安徐誼。亦坐上疏論救汝愚罷去。御史中

丞何澹、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論汝愚冒居相位。今其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伏乞寢其福唐之命，令其職名奉祠。杜門省咎。二十八日甲申，有旨：依所乞。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復上疏畱汝愚。李沆又劾之。三月二十九日甲寅，祥、簡並罷。夏四月二日，太府寺丞呂祖儉疏畱汝愚，併論朱熹、彭龜年等不當逐，語侵侂冑。四日戊午，詔呂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駟封還錄黃。五日，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宥，自合書行。於是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鱗、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其略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羣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黨，然後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敵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者，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沆論前相趙汝愚所爲乖戾，隨卽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爲過。如沆所言，則以爲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貳，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李沆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道路譁然，以爲沆內結權倖，陰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論。天下扼腕，氣將奚伸？其氣燄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搖國勢。陛下若不亟治，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危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沆罔知。

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於此時爲利。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李洙輒以危言悚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名。情狀敗露。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灼李洙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洙以謝天下。六日庚申詔。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駟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閒有布衣俞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爲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人。若以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聖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駭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詔駟依已面諭施行。未幾駟罷。知泉州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逮捕諸生。押送貶所。宏中、衛仲鱗、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傅、信州人。傳久居學校。忠鯁有聞。扣關之事。皆其屬橐。同日李洙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侂冑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寘典憲。五月十三日。命直學士院傅伯壽降詔如請。伯壽乃自得之子。自得乾道閒。以不受會觀之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冑。隸人蘇師旦致身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爲。每切責之。至是伯壽首草詔。以詆善類。六月十七日。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奕。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業汪達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爲言達亦罷。侂冑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

已不能巧爲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顥、頤傳孔孟千載不傳之學。南渡初，其門人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而得其傳，知致力行其學。大振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便之者。蓋自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爲道學以媒孽之者，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詆。至是，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爲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僞人也。於是儉壬險狠，猥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已，揚袂奮臂以攻僞干進，而學禁之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僞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急欲執政，秋七月十三日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龔師旦建言，請考覈真僞，遂除左司員外郎。是時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御史中丞何澹上言，在朝之臣，旣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自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當去者。七月，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大觀文。冬十一月，監察御史胡紘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朱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至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遞之同人熹默然，取奏橐焚之。因更號遜翁，遂以疾旬休致。二年正月，御史中丞何澹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四日甲辰，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畱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僞學，以危社稷。僞學之稱自此始。是月二十日庚子，趙

汝愚歿於衡州。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爲守臣錢鏊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冤之時，有廸功郎趙師召者，上書乞斬汝愚。雖事不行，然侂冑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二十七日，計聞有旨復原官，許歸葬。二月，省聞知舉栗叢、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竝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夏六月乙丑，度支郎中淮西總領張釜言：邇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罷斥姦回，登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爲前日之習。願陛下明詔大臣，上下一心，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閒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尙左郎官、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號爲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二十六日甲戌，御筆：今後給舍臺諫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意。侂冑及其黨皆怒，遂令臺諫爭之。於是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爲不可，乃改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冑與其黨政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黼獨贊之，與同列異。秋七月，姚愈除殿中侍御史，黼除起居郎，權兵部侍郎。未幾罷去。八月九日丙辰，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近元惡殞命，羣邪屏迹，而或者唱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旨諭宰執，應僞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權住進擬，遂遷起居舍人。冬十二月三日，陳賈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未嘗擊朱熹故也。先是熹乞追還職名及改正過待制恩數，繼又乞致仕，朝廷不許。臺諫洵洵爭欲以熹爲奇貨，門人楊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

者亟以書告熹。熹報曰：死生禍福久矣，置之度外，不煩遠慮。然羣儉相顧，久之不敢發。獨監察御史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探撫熹語，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監察御史。紘以稟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可立致富貴，遂奏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褻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送別州編管。二十六日，旨依蔡元定編管道州。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省劄始至。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乃知其有指揮。郡縣捕蔡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變，毅然上道。熹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爲之泣涕留連而不能已。處事_勢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明年元定卒於道州。熹爲之慟。元定師事熹，而熹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子弟不得聞者，必與元定商榷之。嘗輯其講論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厭也，及其貶也，恨無可與語，其歿也，祭之云：以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蓋深致其哀。熹嘗講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爲是，獨引程氏說以爲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熹再與元定辨論，始

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同門寡二。以故小人深嫉之。致是時有朱熹唱僞學。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也。二月丁巳。大理司直邵褒請明詔大臣。自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六月癸卯。言者又論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非其私徒。卽是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宣教郎錢文子。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試。徑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閏六月六日戊寅。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人見。論僞學之黨。變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畱正送邵州居住。秋九月二十七日丁卯。言者論僞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竝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漕司前期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時有柴中行者。爲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冬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沈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薦舉。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竝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吏部侍郎黃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論。由阿附權臣。植立黨與。由遂罷去。未幾。擢沈利路轉運判官。慶元四年戊午。夏四月。右諫議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五月己酉。遂命直學士院兼中書舍人高文虎草詔曰。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勵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閒隙。毀譽舛

乖流言閒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諸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奸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不可復反與。將狃於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滌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各宜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愈上此奏。侂冑大喜之。未幾。遂遷兵部尙書。御史中丞。秋七月己未。直寶文閣都大川秦茶馬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家爲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鏜、何澹大然之。翌日除軍器監。慶元五年己未正月。詔彭龜年追三官勒停。曾三聘追兩官。蔡璉補進義校尉。用璉誣告汝愚事也。初。汝愚定策之時。直省官蔡璉從傍竊聽。欲行漏泄。汝愚覺而囚之。上卽位。遂從輕決配。四年冬。竄歸壘下。用事者聞之。以爲奇貨。乃使璉排日供。且誣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凡往來賓客所言七十餘紙。文書既就。乃議送大理。時侂冑之黨欲捕龜年。三聘及徐誼、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送棘寺。中書舍人范仲藝草駁奏。袖錄黃見侂冑。語之曰。公今日得君。凡所施爲。當一以魏公爲法。章蔡之權非不盛。至今得罪清議。以同文之獄故爾。侂冑曰。某初無此意。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事。侂冑取錄黃藏之。事遂格。既而諫官張釜、陳自強、御史劉三傑、張巖、程松連疏有請。詔以累經赦宥。遂有是命。鏜、德秀在侂冑之門。最爲凶險。侂冑未顯時。惟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所爲暴悖。皆二人教之。是歲劉光祖撰涪城學記。有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夫好惡出

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盍謹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之語。二月乙酉。爲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臣。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夏四月辛亥。監都進奏院鄧友龍請明詔大臣。用捨從違。謹所決擇。友龍尋除監察御史。秋九月十一日甲子。進士呂祖泰投匭上書。略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冑童儒之師。而躡致禁。陛下蓄學之臣。若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胥吏。周筠。韓氏之厮役。人盡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邸時。果識所謂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所謂周筠者乎。其妄自尊大。卑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冑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冑雖怒甚。恐重違人心。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問。十八日辛未。禮成。肆大誓。後五日丙子。內批旨云。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有諫議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陳諫。皆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今縱不殺。猶宜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是日得旨。令送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祖泰字泰然。元祐戶部尙書公孺之五世孫也。寓居無錫縣。性疏達。尙義氣。旣得罪。士大夫勞之者。無悔色。侂冑猶憐之。祖泰始自分必死。獨冀以身忤朝廷。就逮。無懼色。京尹趙善堅受侂冑計。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亦有共爲章者乎。汝第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乎。善堅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廷中聞之。悚然有

嘆息者。時有太學生于齋生題名中削去何名字。以其嘗排道學也。澹時已顯。大怒。謀於京尹。因其出。使不逞者與之鬩。遂捕治之。太學生敖陶孫者。爲詩以弔汝愚。而侂冑未得其名。俾其人併承之。辭不伏。乃移送大理命獄。丞劾其事。掠治無完膚。獄竟不就。猶坐不應。削澹名。送嶺南編管。陶孫詩云。左手旋乾右轉坤。諸公相顧尙流言。狼胡跋扈傷姬旦。漁父沉淪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幾世孫。陶孫福州人。數年後登進士第。獄丞用此除工部郎官。冬十一月乙亥。殿中侍御史陳謙請明詔大臣。於進擬人才之初。審其邪正。而毋俟乎繳駁。十二月甲午。議者又言。今奸僞之徒。呼嘯朋侶。以圖報復。當戒其漸。望自今回心向道者。姑與外祠。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長惡弗悛。負固不服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己未。朱熹寢疾病。諸生惟葉賀孫、蔡沈等九人在側。沈、元定子也。辛酉。解大學誠意章。此爲熹絕筆。甲子。卒於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爲位而哭。蔡沈主喪役。黃幹主喪禮。冬十一月。葬於建陽之唐石。時僞黨禁嚴。守則侂冑之黨。傅伯壽也。然會葬亦幾千人。是月庚午。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期以一日聚於信上。送僞師朱熹之葬。臣聞僞師。往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夜三鼓聚於一室。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更相問答。或轉相問難。或吟賦經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如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今熹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象以事之。歿則設位

以祭之。容有此事。然會聚之間。必無美意。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仍具已施行中。尙書省從之。范念德爲鑄錢司主管官。訟檄檢視坑場。便道會葬。歸未至鄱陽。有旨鑄官罷任。蓋臺諫劾其離次會葬云。嘉泰元年辛酉春二月己亥。議者又言僞學之徒。餘孽未盡革。願於聽言用人之際。防微杜漸。制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充少保。依舊職致仕。先是呂祖泰上書。旣配欽州。至是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有自。宜加黜削。故有是命。自熹獲罪。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爲厲禁。姦貪狼藉。暴慢恣肆之徒。紛紜竝起。填塞要塗。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姍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懦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少輟。時多勸熹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熹笑而不答。與學者黃幹書曰。前此常患來學之徒。眞僞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大開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混淆夾雜之徒。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州教授余嘉者。上書政府。乞斬熹。右丞相謝深父語人口。彼何罪。暨熹既歿。言者猶不能已。蓋侂冑用事以來。一等小人知素不齒於名教。懼一旦善類復用而已斥去。於是橫身以任其責。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實專僞學之禁。爲侂冑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鏜、澹、德秀皆江西人。鏜淳熙中以檢正報謝北廷。固爭撤樂。孝宗嘉之。遂除侍從。會汝愚自蜀召還。上諭大臣。除鏜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鏜時爲刑部尙書。亟納交於侂冑。繼擢執政。自是爲侂冑謀主。丙辰春正月。遂除右丞相。德秀自重。

慶守入朝。不爲時相畱正所知。以著作佐郎范仲黼。正之客也。請爲之地。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無安靜之理。不得已。除大理寺簿。德秀怨仲黼薦己不力。併憾之。侂冑既除。德秀監察御史。遂爲侂冑鷹犬。丙辰春。旣劾正四大罪。遂併仲黼罷之。胡紘甲寅冬。纔爲進奏院。未爲人所知。趙汝愚時奪職居餘干。侂冑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次年六月十七日。遷司農寺簿。九月十七日。除祕書郎。十一月八日。除監察御史。後九十日。汝愚有零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時侂冑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建方喪之義。遷太常少卿。紘遂以臺授沈繼祖。澹始以畱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爲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生喬嘉等移書切責之。太常亦謂當中心喪。不得已乃去位。時辛亥秋八月也。癸丑冬十一月。當免喪。時汝愚已執政。止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哀侂冑。乙卯夏五月。遂除澹御史中丞。自是力主僞學之禁。以至執政。己未春二月三日。紘罷吏部侍郎。七月二十三日。德秀自吏部尙書出知婺州。庚申秋八月十四日。鏜以左丞相死於位。獨澹未去也。辛酉歲七月十三日。澹罷知樞密院事。魁儉盡去。侂冑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侂冑以爲然。嘉泰二年壬戌春二月朔。詔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汝愚。曩因衆論。嘗挂深文。朕以其屬籍之聯。累經赦宥。可復資政殿學士。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或宮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

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歿已逾年，而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還政。十月二十四日，詔朱熹以次對致仕。閏十二月，制復周必大少傅、留正少保。嗣後僞學禁稍解。然宗師既亡，義禮日喪，風俗自是大壞。侂冑以專權爲當然，而恣其所爲。小人以無恥爲常事，而恬不之愧。舉朝之臣，知有侂冑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有趨趨於侂冑之門者矣。許及之舊與薛叔似同擢補遺，皆爲善類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遂許乃更遷給事中、吏部尙書。既而踰二年不遷，乃閒見侂冑，敍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屈膝，侂冑惻然。語之曰：「尙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不數日，遂除同知樞密院事。侂冑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矣。許爲吏部尙書，適後至，闈人掩關拒之。許大窘，會門闌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尙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侂冑有愛姬，小故而出，錢塘知縣程松聞之，亟賂牙僧以八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之中堂，夫婦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爲。居數日，侂冑意解，復召之，則知其事。大怒，松卽上謁曰：「頃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鈞顏某忝爲赤縣，職所當知，故爲王取之耳。」侂冑意少解。姬既再入，侂冑尙未平，姬具言松所以謹待之禮。侂冑大喜，卽日躡除太府寺丞。後兩旬，遷監察御史。踰年，擢右正言。數月，遷右諫議大夫。既而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冑遣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侂冑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距留妾恰三年，其後帥蜀，貶官責詞有處污穢而不羞，莫汝爲甚之句。蓋謂是也。松、池州人。侂冑妻早死，有四妾，皆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次又十人，亦有名位。丁巳秋冬之間，有獻北珠冠。

四枚者。侂冑喜。以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慍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冑患之。趙師葦時。以列卿守臨安。微聞其事。侂冑入朝未歸。京尹忽遣人致餽。啓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侂冑歸。左右以告。侂冑未及有言。十人者咸來致謝。遂已。翌日。都市行燈。羣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語侂冑曰。我昔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直是喝采。郡王柰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翌日又言之。於是有工部侍郎之命。正月十八日也。侂冑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曰。此真田野閒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吠於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侂冑大笑。其後師葦坐他事罷官。謫生爲詩誦之。有也。嘗學犬吠村莊之句。指此也。紹興末年以來。臺諫每月必一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侂冑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臺官亦多牽掣。凡所論列。若位望稍高之人。蓋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始者猶及釐務官與郡守之屬。已而寢及屬官曹掾。最後則簿尉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慢。純無撓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輪對。監司帥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手。臺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課。乃言都城貨炒栗者。皆以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陳自強丙辰夏。以選人入都。欲求諸州學官闕。見執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拂茶。自強一日見其出。問所之。曰。某爲儀同擊茶。月給十千。日三往府中。每往擊茶一甌而已。餘無與也。自強太息曰。我嘗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強曰。吾貧。旅費垂盡。聞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爲拈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強方悶坐。

有直省官持呼召來者。約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強莫知所謂。比至。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召知丞。侂冑命設褥於堂上。鄉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冑徐曰。先生老儒。殊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錄。未踰年。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爲祕書郎。入館半歲。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秉政。絲選人至樞府。首尾四年。侂冑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爲訝。其所用如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嘉泰之火。自強爲右揆。火及其府。主帑吏請筭鑰於自強。自強聞變。口哇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囊橐無孑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郭殿前號令可謂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渠假五十兵般檐仗。遂失去一金注碗。衆愕而退。事定。侂冑謂羣公曰。丞相生事。一委於火。可憐。須當少助之。於是侂冑首遺萬緡。已而餽者踵至。諸道及列城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爲之賦曰。公議不明。臺遂焚於御史。斯文未喪。省僅保於祕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以來。未嘗見此一火。有選人家閩中。其父與自強有舊。入都求爲掌故。自強對衆厲聲曰。外間豈不知近旨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爲之踧踖。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耶。其人卽坐側取一幅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貺鼎至。光耀老目。或問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金粟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嘆息而去。丁巳歲。侂冑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爲壽。直寶文閣四川

茶馬獻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爲之也。吏部尙書獻紅牙果卓十位，衆已駭之。權工部尙書獻眞珠搭擋十副，光彩奪目，蓋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生無以爲獻，有少果核，姑侑一觴。」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慚沮。丁卯歲，侂冑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於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自強恭遇恩主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算。」師旦者，平江書佐，侂冑頃爲兵馬鈐轄，從府假筆吏，吏以其冷局，俾師旦行。侂冑滿歸，復還府下，丘密爲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侂冑知閣門事，師旦困甚，往依之。侂冑寘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遂以師旦歸，竄名藩邸。吏士內用，隨龍恩得官。侂冑以其辨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於大臣，大臣亦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或與之接坐，陳自強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愛妾曰蠟梅，以秀慧聞于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械，遷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幹辦皇城司，權勢日盛，乃自名蘇氏之出子。陳韓總蜀計，爲建景蘇樓於眉州市以悅之。嘉泰三年癸亥夏五月戊寅，陳自強拜右丞相，首除師旦，定江軍節度使。又有周筠者，本侂冑家蒼頭，亦冒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爲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吳氏世職西陲，威行西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朝，所以爲慮者甚遠。吳曦久蓄歸蜀之志，朝廷不許。侂冑欲握兵權，辛酉改元。秋八月己卯，遂遣曦還蜀，爲諸軍都統制，開邊之禍始此。嘉泰四年甲子春正月，辛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侂冑大喜，遂決意開邊。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二十六日壬子，

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授國朝故事。乞命侂冑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相繼有請。秋七月四日己未。自強等再奏。五日庚申。侂冑除平章軍國事。十日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開禧二年丙寅春三月十二日癸巳。命吳曦爲四川宣撫副使。夏四月十七日戊辰。兼陝西招撫使。二十六日丁丑。曦遣客姚淮源詣金。獻關外四州。求封爲蜀王。五月十四日癸巳。諸軍大會於唐州。六月。金人封曦爲蜀王。賜以金印。冬十月二十九日丙子。金人渡淮。十二月二十六日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酉。吳曦稱蜀王。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二十八日甲辰。曦僭位於興州。二月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朝廷大震。侂冑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劄同發。二十九日乙亥。四川諸軍轉運安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曦。誅之。蜀中淮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數。社稷幾殆。而侂冑弄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於是有去凶之議焉。十一月三日乙亥。上與兩宮大臣定計。侂冑伏誅。御筆韓侂冑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時禮部侍郎史彌遠兼資善堂翊善。建去凶之策。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壁。二日甲戌。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冑。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象祖欲奏留。彌遠往其府趣之。李壁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次早侂冑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冑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鎗刀斧。護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是日新除諫議大夫林行可方請對。

自強至漏舍。語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俄而侂冑前驅至。象祖彷徨不知所出。尋報侂冑已押出。權吏部尚書兼權給事中陸峻。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善堅。聞之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卽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象祖壁赴延和殿奏事。四日內子。侂冑、自強竝罷爲醴泉觀使。五日丁丑。責侂冑爲和州團練使。郴州安置。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吉陽軍。六日戊寅。詔侂冑改送英德府安置。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侂冑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籍沒家財。自強送韶州。竝安置。有司簿錄侂冑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步司相等。却撥殿司所多之人。別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七月己卯。詔師旦處斬。命廣東憲臣蒞其刑。妻子編置。周筠決脊杖。刺配嶺外。明年正月。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監察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言：侂冑專政無君。僭上不道。乞梟其首。領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三月二十六日乙未。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侂冑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四月十九日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沒家財。十月。詔蔡璉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加配贛州牢城。侂冑旣誅。熹、汝愚之大忠。始暴白於天下。詔書加二臣贈諡。嘉定元年戊辰春二月。詔趙汝愚盡復元官。賜諡忠定。朱熹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賜諡曰文。又詔應前姦言誣史。竝行改正。於是彭龜年、孫逢吉、呂祖儉。以次賜諡。錄其後黨綱諸臣。以次召用。七月四日辛丑。詔呂祖泰改正過名。特補上州文學。改授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冬十二月十三日己卯。詔褒錄上書六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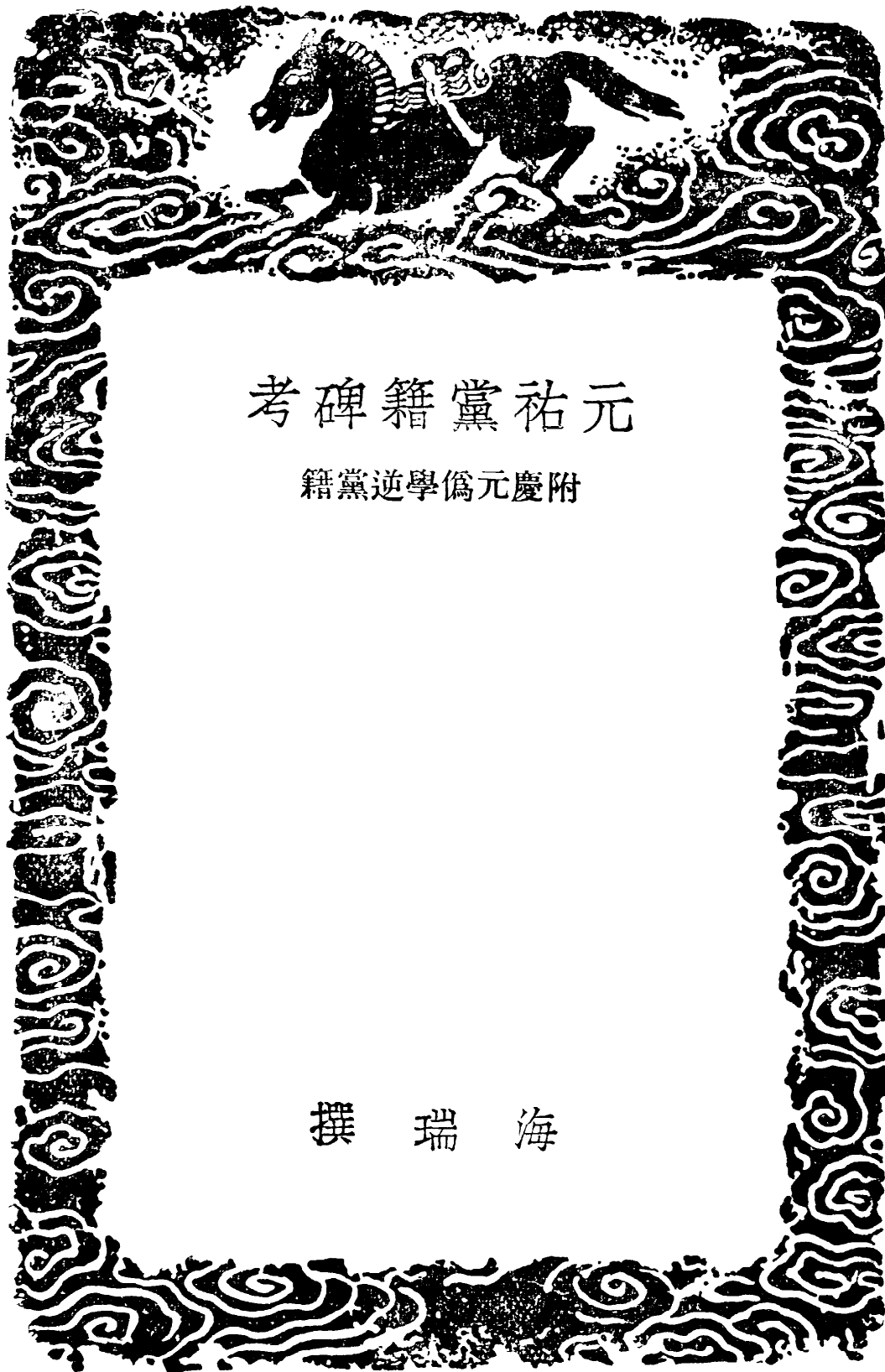
楊宏中、徐範、張衡各循以資。周端朝、林仲鱗各免文解。蔣傳已亡，詔以束帛賜其家。十二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嘉定三年庚午夏五月，詔追贈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門人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元定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不久而不定者。爾同學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爾官，以慰泉下。死雖莫贖，尙知享哉。今上皇帝寶慶三年丁亥春正月，御筆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紹定三年庚寅秋九月，改追封徽國公。端平二年丙申八月，詔汝愚配享寧宗廟廷。嘉熙元年丁酉秋八月，詔汝愚追封福王。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御筆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爲己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哀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爲僞學，橫誣元老，以大忠爲大逆，私意流行，凶餒日熾，交通賂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倨肆於掖庭，創鑿亭園，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權要臣，選用兵帥，皆取決於廝役。蘇師旦之口，己所欲爲，不復奏稟，徑作御筆批出。軍事旣興，又置機速房於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遣發，未嘗關白。方其出入禁廷，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宮人見之，爲之感涕。歲時錫宴，內廷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乃邀至其間。

更相酬酢。褻瀆名分。一至於此。勢燄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相以下。匍匐走趨。一則恩王。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制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羣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爲祕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侂冑當之不辭。辛棄疾因壽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眞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嗟怨。乃爲始禍之計。蓄無君之謀。輕動干戈。圖危宗社。盛夏出師。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膽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誰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盛傳金封侂冑爲吳王。又謂侂冑與曦分吳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簿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圍。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眞紅條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爲。察其本心。稽其稔惡。雖寸斬之不足以謝天下。殛死之日。京師士女。歌舞於市。方其盛時。鋤害善類。不遺餘力。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錄用。褒賚九原。哀榮千古。雖暫爲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葉適、吳獵之出爲恨云。

左綿侯貫卿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善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學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罷兩府而魁儉盡。侂冑圖恢復而意向移。君子之墨旣削。小人之勢遂成。不極於曦叛。侂誅不止。爲君子謀。守儉德之初心。罔阨窮之晚節。聽小人之自爲闔闢。吾惟益堅其理義之壁。以俟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久鬱。樂於乍伸。動其彈冠經世之念。則其思猶未熟也。復讎天下之大義也。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伸。阜陵二十八年長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舉而行之。誰曰不可。抑開禧之事。開邊也。非復

讎也。圖不軌也。非爲社稷也。而予之而翼之。不可也。

文公夢奠語蔡沈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懈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大愚西山身死於謫。雖曰天不憖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爲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有書曰。天下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爲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才扶植之也。長隄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善類真足爲天下福。師儒真足爲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爲人心禍。真酷且深也。予旣以其首末遺帖竝刻。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後之君子。



元祐黨籍碑考

附慶元偽學逆黨籍

海瑞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學海類編及嶺南遺書皆
收有此書嶺南本校訂學
海故據嶺南排印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僞學逆籍。作惡於韓侂冑。頒行於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史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參考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熟史者證之。海瑞識。

元祐黨籍碑考

附慶元僞學逆黨籍

明 瓊山海 瑞汝賢撰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更考罪狀。第其善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元祐黨籍碑考

趙瞻

張固

胡宗愈

劉奉世

安燾

以上竝元祐人

黃履

蔣之奇

以上竝元符人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范祖禹

姚勔

馬默

孔文仲

韓維

范百祿

李清臣

范純禮

陸佃

張商英

劉安世

朱光廷

趙君錫

孔武仲

吳安持

錢 勰 孫 覺 趙 彥 若 王 欽 臣 李 周 韓 川 賈 易 曾 肇 范 純粹 王 古 張 舜 民 楊 畏 陳 次 升 以上竝元祐人 岑 象 求

李 之 純 鮮 于 侁 趙 高 孫 升 王 汾 顧 臨 呂 希 純 王 覲 呂 陶 豐 稷 張 問 鄒 浩 謝 文 瓘 周 鼎

元祐黨籍碑考

徐勣

董敦逸

葉濤

楊康國

朱紱

朱師服

以上竝元符人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晁補之

吳安詩

劉唐老

呂希哲

張保源

湯貳

路昌衡

上官均

郭知章

龔原

葉祖洽

黃庭堅

張耒

歐陽棐

王鞏

杜純

孔平仲

司馬康

宋保國

畢仲游

汪衍

鄭俠

程頤

余卞

陳瓘

張庭堅

孫諤

朱光裔

龔夬

呂希績

歐陽中立

以上竝元祐人

尹材

黃隱

常安民

余爽

常立

唐義問

李格非

任伯雨

馬涓

陳鄂

蘇嘉

王回

吳儔

葉伸

李茂直
李積中
陳祐
李社
李之儀
楊琳
蘇昞
劉謂
洪羽
李新
袁公適
周誼
范柔中
王察
封覺民

吳處厚
商倚
虞防
李深
范正平
曹蓋
葛茂宗
柴衰
趙大祐
衡鈞
洪伯樂
孫琮
鄧考甫
趙峴
胡端脩

李傑
趙令時
石芳
高公應
張集
吳安遜
高漸
鮮于倬
王貫
吳朋
王古
檀固
王箴
江公望
高士育

元祐黨籍碑考

李賁
郭執中
金極
安信之
黃策
周永徽
張夙
呂諒卿
朱紘
梁安國
蘇迴
何大受
庶敏求
曾紆
鄧忠臣

元祐黨籍碑考

种師極
都 貺
錢景祥
何大正
梁 寬
曹興宗
劉 勃
黃安期
于 肇
万俟正
楊 拙
楊君俞
張 居
逢純熙
黃 才

韓 治
秦希甫
周 綽
呂彥祖
沈 千
羅鼎臣
王 拯
陳師錫
黃 遷
許堯輔
胡 良
寇宗顏
李 修
高遵恪
曹 盥

侯顯道
林 膚
宋壽岳
王 交
許安修
胡 潛
楊懷寶
蔣 津
鄧允中
王 陽
陸表民
謝 潛
劉經國
張 恕
洪 芻

元祐黨籍碑考

周遵道
葛 輝
王公彥
張 溥
劉吉甫
董 祥
倪直儒
王 守
梁俊民
張 裕
葉世英
陳 唐
扈 充
陳 并
周 諤

蕭 刖

勝 友

方 适

李昭玘

陳 察

高茂華

廖正一

彭 醇

以上竝元符人

武臣二十五人

張 巽

王獻可

馬 諗

趙希夷

郭子旂

趙 鉞

江 洵

許端卿

向 紉

鍾正甫

楊彥璋

李夷行

梁士能

李 備

胡 田

王 履

任 濬

錢 盛

趙希德

李冰

吉師雄

吳休復

潘滋

李嘉亮

劉肇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張士良

李倬

竇鉞

黃卿從

曾燾

王長民

王庭臣

李愚

崔昌符

高士權

李琬

姚雄

陳衍

梁知新

譚展

趙約

馮說

蘇舜民

楊 僞

梁 弼

陳 恂

張茂則

張 琳

裴彥臣

李 僞

嚴守懃

王 紱

李 穆

蔡克明

王 基

王 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 祐

王化臣

竝元符人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 珪

章 惇

士大夫處亂世。未有獲免者也。倖儻如子瞻。或觸時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賈罪。他可知已。然予有疑焉。韓琦、富弼、歐陽脩、范鎮、趙抃、程顥。皆以議新法罷去。李師中謂安石眼白似王敦。呂誨、唐介、馮京亦忤安石而不列黨籍。呂公著、韓維初時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臚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

以開國釁。黃履訐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而皆得與黨人之林。是非何矛盾歟。以今揣之。置韓富歐范于度外者。蔡京之公評也。不貸章惇羣小者。蔡京之私怨也。則夫漢有恥不與黨之徒。未必皆賢而超然評論之外。未必皆不肖矣。元祐黨議云。互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脈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然則予所疑者。卽蔡京亦自知其矛盾矣。石工安民當鐫碑。泣曰。願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豈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耶。

偽學逆黨藉附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相

王 蘭潭州帥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 熹煥章閣待制

彭龜年吏部侍郎

薛叔似戶部侍郎

鄭 湜刑部侍郎

林大中吏部侍郎

黃 黼兵部侍郎

孫逢吉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徐 誼知臨安府

陳傅良中書舍人

章 穎兵部侍郎

樓 鑰吏部侍郎

黃 由禮部尚書

何 異禮部侍郎

吳祖儉太府少丞

元祐黨籍碑考

葉 適太府卿

項安世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

游仲鴻軍器監簿

李 祥祭酒

趙汝讜監左藏庫

陳 峴校書郎

汪 達司業

袁 燮太學博士

田 澹宗正丞

張體仁太府卿

黃 灝浙西提舉

吳柔勝嘉興教授

孟 浩知湖州

白炎震成都通判

楊 方秘書郎

李 埴校書郎

曾三聘知穎州

吳 獵監察御史

楊 簡國子博士

趙汝談淮西府幹

范仲黼著作郎

孫元卿國子博士

陳 武國子正

黃 度右正言

蔡幼學福建提舉

周 南池州教授

王厚之江東提刑

趙 鞏知揚州

武臣三人

皇甫斌 池州都統

張致遠 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張道林

蔣仲

蔡元定

范仲壬 知金州

周朝端

仲麟

徐範 並太學生

呂祖泰

右元祐黨籍碑考一卷。附慶元僞學逆黨籍。明瓊山海瑞汝賢撰。按先生勝朝骨鯁之臣。直聲振朝野。粵人至今尸祝之。街談巷議。無不知有海剛峯者。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稱其專以李心傳道命錄爲主。其闕者則以他書補之。故所錄人數較他書爲多。今以馬純陶朱新錄互勘之。餘官一百七十七人。內缺孫諤而多錢希白一人外。武臣二十五人。內臣二十九人俱缺。豈所據陶朱新錄爲明人所刊。非足本耶。又郎瑛七脩類稿所載。亦與是書同。而獨缺蔡京之言及先生跋語。至序則仍錄之。而獨缺先生名。若瑛所撰者。郎瑛著撰頗多。亦何至掠美。殆不可解。先生所著備忘集。淳安政事稿。流傳者絕鮮。原書是書刻於曹溶學海類編集餘行詣冊中。爰校正而重刊之。昔龔頤正曾采三百九人事迹。成元祐黨籍列傳補述一百卷。與是書詳略迥殊。則固大輅之椎輪。層冰之積水也。跋語謂倜儻如子瞻。或觸時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賈罪。先生亦豈畏賈罪者。而亦作此言。良可慨已。乙巳端陽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禁黨元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徐

(一五二五上)

(本書校對者 褚志政 王永榜)

